

577_自性本具的妙法：(華嚴經疏懸談-第五門-2013_05_09)

既語默視瞬皆說，則見聞覺知盡聽，苟能得法契神，何必要因言說？這一段疏文，是華嚴菩薩清涼國師他寫的，「既」：是既然，他說呀，既然；「語」：就是說，「默」：就是不說；語，是說而未說；默，是未說而說；「視」：是視而未視，「瞬」：就是瞬而未瞬。

可是，無論語，你明白了，也是說法！默，你若會得了，也是說法呢！這個視，你若覺了，也是說法！這個瞬，你若是悟了，也是說法！所以說「皆說」。那麼，語、默、視、瞬都是說法，說的一個什麼法呢？啊，說的一個什麼法呢？我們各位要知道，說自性本有的妙法，自性本具的妙法，不是從外邊聽來的。

也就是啊，六祖大師所說的，始知自性，本自清淨；始知自性，本不動搖；始知自性，能生萬法呀！一切萬法都不離自性，離了自性就沒有法，無法可說。那麼這是啊，語、默、視、瞬都是說法，就看你呀，會得，會不得；你會得也是法，那麼會不得呢，還是法，那個法呀，怎麼樣都是法；可是你呀，會得，就覺悟了；沒有會得，你就是沒有覺悟，沒有明白，沒有明白這種自性的妙法。

「則見聞覺知盡聽啊」：見，是眼睛會見；但是它也會聽；啊，眼睛會見，它也會聽法。耳朵會聽，它也會見法。身，會覺，啊，它也會見法，也會聽法。這個意，是知，啊，但是它也具足啊，這個視、聽、啊，眼動，這種功能。這叫什麼呢？這就叫六根互用了。

六根互用，說什麼叫六根互用呢？啊，這個名詞，是一個很摩登的名詞，我沒有聽過？你沒有聽過現在聽了，就是不是摩登，那就是舊了，聽過就是舊的，沒聽過就是新的。啊，怎麼叫六根互用呢？六根互用也叫六根互助；野叫啊，六根互相代表；啊，眼睛呢，它能代表舌頭，會說話；耳朵呢，啊，它能代表鼻子，會聞香。

你看這個，唉，我不相信這個法？啊，耳朵怎麼會聞香呢？當然你不相信了，你沒有到這種境界，你怎麼會相信呢？是不是啊！那個廁裏那個屎蟲子，那個屎蟲子啊，你對牠講，你說香油啊，是香的，啊，牠說我不相信？我不相信香油是香的，我覺得這個糞坑裏頭是也不錯這個味道，牠認為那個糞坑就是香的。為什麼呢？牠不懂香油那個味道。

那麼你很好的心，假設你若是發菩薩心，想行菩薩道，說是啊，這個廁所裏這個蟲子啊，太苦了，啊，我幫牠搬一搬家囉，啊，也不我也不收搬家的這個費用。於是乎啊，就用這個或者筷子，啊，或者呀，是兩條木頭，總而言之啊，英文都差不多的，那叫 chopsticks。那麼把這個蟲子啊，用這個 chopsticks 夾著牠，放到香油缸裏；放到香油缸裏你說怎麼樣啊，他說這回呀，你可得到香味囉！在這個地方你住囉！哦，沒用幾個鐘頭，哈，牠都往生了！往生到什麼世界去不知道？但是我想還回到廁所裏去了。你說，因為什麼呢？不接受你這個菩薩幫助牠。

那麼說六根互用，你沒有得到這種境界，也就好像這個道理差不多的。啊，你不相信，就是把你搬到那個六根互用地方去，你說，唉，這個地方很麻煩的，哈，這個東西，眼睛又能吃東西，又能說話，啊，又能聽，又能覺，又能知，啊，他一個人什麼都幹了，啊，那六根都閒起來。其實啊，那六根也能幹，不過它沒有去工作。

那麼不單眼睛能吃東西呀，哈，你全身八萬四千的毛孔，每一個毛孔都會看東西。說這個你在什麼經上看來的？噢！華嚴經上就是嘛！每一個毛孔都能說法，每一個毛孔都能聽、都能見、啊，都能吃東西，都具足啊，這個六根的功能。手腳都能看東西，不要說用眼睛；用眼睛，那太笨，科學時代，啊，那眼睛根本就沒有用，要用那個雷達；啊，所以太空的東西，隨時都可以看得見的。你眼睛能看得見太空嗎？這就是一種啊，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那麼一般的凡夫俗子尚且能有這種的神通，何況啊，諸佛菩薩！何況證果的阿羅漢！那麼他若用他的毛孔去看一看東西，這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他每一個毛孔上都有雷達，都有這個無線電報；所以這個盡虛空徧法界，他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見，也就是這樣子。

你看這個證果的人呢，你看他閉著眼睛的，啊，他那什麼東西都看的很清楚。你看他在那睡覺呢，但是，啊，你偷著去到庫房偷東西吃，噢，他知道的。啊，或者偷著到廚房去偷東西吃，說那我這個守戒，大約沒有人看見，我還算沒有犯戒！你不要問人家看見沒看見，你問你自己看見沒看見。你自己若看見了，那誰都看見了；自己若看不見你自己，那誰也看不見你，沒地方找你去，這個你說妙不妙？

你的手指頭，啊，也會說話，說這個法師，你講的太玄了，嘿，這才不是玄呢！這是一種普通，真玄的，沒有法子說得出來的，說出來就是不玄了，就是不妙了。啊，所以六祖大師，和這個惠明尊者說，惠明尊者問呢，說，

上來所說的話仍有密意者乎？說啊，還有比這個再秘密的嗎？六祖大師說，「與汝說者，即非密也」，我說給你的這就不密了，沒有說的那才是密呢！

所以呀，和你講這些個，這不過給你找一個道路，叫你想一想，哦！能有這樣子嗎？那麼你就要追求了，一追求，到時候你就知道這個六根互用的這種功能，這種的作用了。啊，你到這個六根互用的這種境界上，那就是啊，萬能了；萬能了，不單六根互用，啊，這根根都互用，也就是根根都無用了，沒有用了！說，這又怎麼說呢？用而不用，就是不用了嘛！你沒有用，沒有互用的時候你覺得這是一個新的玩意，很新鮮，咦，我若也用眼睛來吃飯，用眼睛來說話；用耳朵也吃飯，用耳朵來說話，這是不錯；好像那個 television，radio，啊，沒有口，它有這個聲音發出來！咦，我若像那個 radio，像那個 television，這是很妙的，大家都要買一個放到家裏去用，那就糟糕！

你若想做 television，做 radio，那簡直，那是個死物。啊，你這個呢，這是個活物！一般人呢，都在死物上用功夫，不在活物上用功夫。啊，我們自性裏邊呢，具足這一切的功能，所以呀，我們人都不會用，所以呀，就不能六根互用；你若會了用，啊，又不用了，所以叫「無用」。

那麼這種的話呀，說的多了，也沒有用，所以不說！不說，那麼你們若聽，各位呀，一定會聽；為什麼呢？我說了，你若不聽，怎麼可以的？你沒有法子不聽！所以說「見、聞、覺、知盡聽」，哈！你們這些都是見、聞、覺、知嘛，你怎麼能不聽？你講給我看看，啊，你講給我看看，我不聽，我看看，我看看你講什麼！

「苟能得法契神」：苟，什麼叫苟呢？苟，就是或者，假如；假如你能得到這個法了；契呀，這個神，這個神呢，不是那鬼神的神；這個神，就是精神的神；這個精神的神，也就是你那個自性；你那個自性也就是佛性。啊，你契合佛性了，啊，就是啊，返本還原了，沒有到外邊去跑去了，不向外馳求了，不到外邊呢，啊，我丟了東西，到外邊去找一找，找來找去，結果還是在自己的這呢，沒有丟。

好像那個演若達多，啊，照照鏡子，他看鏡子裏頭有一個頭，他說，我這個頭怎麼沒有了？啊，怎麼鏡子裏那個人有頭，我沒有頭呢？各處去跑跑跑，到街上去，見到了人就問，喂，老大哥，你知不知道我的腦袋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啊，老大爺，我把腦袋丟了，你有沒有法子幫我找一找？他

各處去找頭去。你說，這個演若達多太笨了，太笨了，各處去找頭，結果他頭還在他自己的這個身體上長著呢，那麼他各處去找！

你，和我啊，都和這個演若達多差不多，你不要以為很好笑的，笑他找頭，**你們還沒有知道找頭呢！唉！**你知道找頭了，然後啊，就會得到頭了。

那麼說是啊，你若能得法契神了，就「何必要因言說呢」：何必又要藉著這個言語來說法呢？啊，這時候，行也說法，坐也說法，站也說法，臥也說法，行、住、坐、臥都是說法呢！都是說法；那麼所以就不必呀，用言語來說法。

這叫什麼呢？這個老子，中國有個老子，說兩句話，我們現在借來用一用，他想不借也不可以的，為什麼呢？他已經老了，我和他打他也打不過我，我還比他年輕，所以他說什麼呢？他說，「**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**」，處無爲之事，什麼也不做；行不言之教，不要說話，這種教化。我們現在呀，也是處有爲之事，和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和行啊，言說之教。

那麼我們不要用於一邊，我們都用，啊，有爲也用，無爲也用；有言說，也說法，無言說，也說法。我們現在，啊，和這個老子說的道理又不同了，他只想懶惰，不要幹什麼，不要說話，這有多自在！OK！我們說話也自在，不說話更自在；自在自在，人人都自在，沒有跑了。